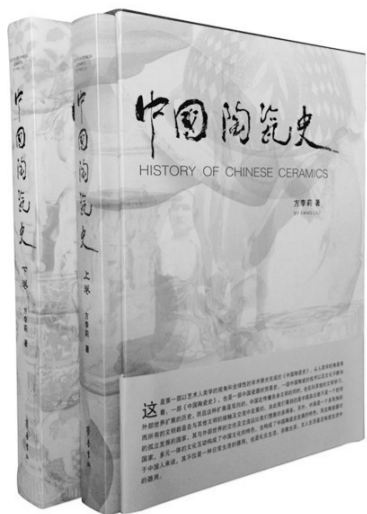


梳理陶瓷上的文化中国

本报记者 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

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艺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脉络，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下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

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

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解释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艺术让老人们圆梦

金晏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千千万万个老人，曾经担负社会重担，忙碌而充实，突然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列车上走下来，他们的心灵中，一定有一架天平因惯性而失去平衡。在这种重新恢复，也必须恢复的平衡中，我们想到尽心尽力的陪伴，想到物质丰富的供养，但是别忘了，还有艺术，艺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在吉林市一家建筑工地不足8平方米的更夫室里，65岁的更夫老人付长禄坚持长达3年时间，免费给工友画出200余幅素描人像，他用手中的画笔诠释了属于自己的画家梦，也圆了其他农民工的梦……

年近古稀，照理说，这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但是有谁知道，在这种表面光鲜的词汇背后，藏着多少老年人走出社会中心，走向夕阳晚霞的落寞与孤独。事实证明，一辈辈人之所以被社会宣布为“老年”，并非完全出于自然年龄的结果，而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定义，也就是说，他们走出社会中心，并非真的无法承担社会责任，而是社会生产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结构的竞争和更新的需要，这里存在一种近乎无情的社会法则。迈向老年，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无奈，甚至透出凄凉的味道。

但是，生命不是用来等待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境遇的考验中，以创造性的劳动不断挑战虚无和单调，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感和充实感。所以，老年并不可怕，怕的是彻底失去对社会功能的承担，怕的是无法再投入创造性的社会劳动，怕的是全然接受命运的裁决，等待时间的流逝与肌体的衰竭。

恰恰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付长禄通过自己的艺术生活，重新找到和社会的连接点，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支点，从而焕发出新的力量。“只要我一拿起笔，心情就无比高兴，忘掉了一切烦恼的事。”老人开始是对着照片画自己的女儿和小外孙，以解惦记思念之忧。后来便对着寂寞的工友画起了人像写生。刚开始画得不怎么像，后来经过反复观察、临摹、素描、练习、推敲，一年之后画技大长，已画得非常传神到位，得到了许多工友们的赞许。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地道农民，转身成为了工地

上名气不小的“专业”画家。在这里，艺术散发出独特的光彩和力量。黑格尔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人通过艺术这种纯粹的创造性劳动，感受和美化了自己的力量，通过艺术美的分享，将一种精神的愉悦，流布到外在世界，从而在一种社会关系中，证实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美国学者理查德·加纳罗说，“艺术让人成为人。”那么，艺术也就十分有力地让老人成为快乐幸福的老人。

在艺术的天地中战胜了孤独的付长禄，像思想者一样有了深刻的生命感悟：“以前作画只是自己休闲娱乐，现在能给大伙带来快乐。我会更勤奋地作画，坚持自己的梦想，也希望更多有梦想的人敢于实现梦想。”

一个欢度晚年的付长禄，让我们欣慰；一个在艺术的世界里沉醉和思想的付长禄，唤起我们的崇敬。



聚焦民族歌剧 专家热议《回家》

——民族歌剧《回家》专家研讨摘要

贛文

仲星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艺术理论家):江西这部民族歌剧,虽然只看了一遍,但是感受很深,我认为这部作品符合我的导师钟惦渠先生讲文艺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审时度势,符合大势。

《回家》涉及到一个中华文化的根基问题,一个是忠,另外一个孝。《回家》从保国、保家一直写到回家,贯穿的是一种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这个“道”就是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人民要幸福,就这么一个道理。“德”就是要讲忠、要讲孝,实际上又是习总书记概括出的6个方面:“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东西中央提出来了,意义非常深远。《回家》实际上通过一个中国化的故事传播了一种中国精神,用了民族歌剧的形式,以情感人。《回家》就是一种乡愁。今天提倡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植根于爱乡村、爱故土的“乡愁主义”的。乡愁情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而且文明不断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赞成这个戏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戏是符合艺术规律,是以情感人的,而且生产过程当中注重了地方文化资源的最佳配置,注重了地方人才的培养,并且努力实现了音乐人才、编剧人才、导演人才、演员人才等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

整体来看,这部戏叙事流畅,相当感人,是一种有思想的艺术同有艺术的思想较好统一的作品。用更苛刻的标准来看,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这个戏客观表达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一定的哲学高度。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思想在于家国一体,由小家而放射到大家,对国家统一的深情呼唤,对于祖国昌盛的热情永葆。这个戏的整个叙事,相对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家”,“大家”的这个概念的深挖不够。

第二个建议:在叙事的演进过程当中,较多着意于事的铺陈,缺乏两三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具有象征性的、典型的细节和它的象征物。比如,原来这个戏里面有个38坛子,是很感人的。剧中的母亲形象应该是这部民族歌剧的灵魂,是精神制高点,要赋予她一种代表祖国的既朴实又高大的形象,要更丰满,给她更多细节,更多戏。

第三个建议:《回家》的唱腔是有戏歌交融的味道,特别是有江西地方戏的戏味,这很好。建议在核心唱段,重点唱段还要下功夫。核心唱段搞好了以

后,是可以流传开来的。

习总书记说,要展示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统一起来。所以可以把创作这部戏当成我们学习践行总书记重要指示的一个文化创举。

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跟大家一样都被《回家》感动了,这个作品是好的,具有艺术感染力,是以民族歌剧来表现一种民族悲情的作品。这部戏的音乐有很多的追求,在整体布局上、在中间的串场、在层层递进关系上,都做得很不错。核心人物的唱段还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让江西的特色更突出一些,要创中有循,循中有创,是歌剧,就应该按照歌剧的法则,有循;循中有创是在循的过程中走出自己的路,这是歌剧的意义所在。

陈向红(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首先,这个戏题材非常好,顺应了两岸统一的大主题。整个戏以情来推动,让观众感觉到入戏非常深,非常感动。第二,剧本很好,以“情”来推进剧情发展,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这个剧本的文学功底非常好,语言非常讲究,文词很典雅。串场之间说唱词,有一点汉唐乐府的味道。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所看到的歌剧、音乐剧中一个非常好的本子。第三,是舞台呈现非常好。从整个舞台调动和风格把握上,张弛有度。LED等多媒体技术应用做得很好,有现代感,又特别便于今后出去巡演。在艺术创作方式上,简洁而且很有表现力,这是让我很欣赏的地方。音乐也好听,运用了很多地方音乐元素,又有一种现代流行感。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磨成一部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黄奇石(国家歌剧舞剧院一级编剧):国家统一是我们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用亲情写这个戏很高明,确实有动情之处。从基本的结构上,《回家》

每一场戏的时间跨度都是10年,结构比较有新意,给人一种现代感。文字上写得文采飞扬。最感动的是亲情,这是贯穿全剧有冲击力的感情。男主人公台湾老兵有一句话,“思想回家没有罪。”这句话非常有份量。我为这个戏鼓掌,这部戏出现在新世纪,海峡两岸题材的创作难度是非常大,但是《回家》达到了这个水平,我向你们祝贺,希望努力做得更好一点。

张奇虹(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我对这出戏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看完了之后一直不能平静,这个故事跟我亲人的经历很相似。想家并不是那么直白的想家,痛苦也不是直白地去表现痛苦,在这点上我很希望你们再做一些加工,让“情”像流水一样自然流淌出来。从剧本上,希望把内心世界、感情细挖一下,感人的细节再多一些,可以到台湾采访、生活一段。最后,回家团聚应该把层次分开,能够有个更细致的层次,不要演成大家聚在大树下,像开会一样,这个结尾要做好。总而言之,祝贺你们成功。还有,把它打磨得更好,到台湾去演出,在台湾我很愿意为你们搭台唱戏。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用艺术手段表现大陆跟台湾的这种特殊关系,是我们搞好这个戏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个戏里面要抓住人的情感。怎么样把人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里面我觉得还需要打磨斟酌,要在民间的、老百姓渠道里面寻找营养,艺术生命就在细节的真实上。这个戏主题非常好,我相信在江西这些艺术家的努力下,可将这个戏打磨成保留剧目、经典剧目,会成为一个江西老百姓欢迎,也受两岸同胞欢迎的好戏。

江东(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回家》的演出非常棒,观看时我旁边很多人在流泪,我自己也感到心灵受到撞击。这部作品在舞蹈方面,用了几段有地方特色、有自己追求的舞蹈。有一些场面、段落处理再加强一点的话,可能会让整体效果更好一些。当然,关于民族歌剧如何用舞蹈的方式

来加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秦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关于整个戏的逻辑起点问题,我们讲的是回家,家就是逻辑起点,最后逻辑终点是需要回到家,但现在“家”是虚的抽象的,不是家乡最美好的东西。在逻辑上来讲,我们应该描写家乡的美好,母亲的慈爱,爱吃的腌竹笋,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的感情,父亲为了保护家乡走上了抗日战场一去不回,这就是很好的逻辑起点。另外,怎么将戏曲这么一个集大成的音乐形式吸收到我们创作中,怎么样把核心的音乐体现出来,我感觉民族化方面还稍有点不够。再一次感谢《回家》带来非常好的表演,希望它最后达到更高的成功。

崔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这个剧本在乡情的塑造和细节上应该可以增加内涵,是否可以设计一段很有意思的歌词?这个歌词可以理解为一种乡音,我觉得乡音应该是一个核心。第二,在音乐手段上可以再丰富一些,可以安排一段核心唱腔。我期待《回家》上一个台阶,也对这个戏抱有美好的期望。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现在的创作重情节而不重故事,选择的情节一定要紧扣主题。同时人物的动机都不是单一的,最少有三个动机:一个主动机,一个次动机,还有一个再次动机,具备这三个动机,就带有一种可视性。

民族歌剧还要坚持民族化,整个舞台都要进行民族化。人物之间是要对话的,男主人公跟他妻子、跟他母亲要



《回家》剧照 郭晶摄